

上海女生

感性记录 20 年

京鸿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上海女生

感性记录 20 年



惊鸿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女生:感性记录 20 年/惊鸿著. - 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06
ISBN 7-80646-937-0

I. 上… II. 惊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2828 号

责任编辑 汪冬梅

装帧设计 方蔚楠

书 名 上海女生:感性记录 20 年

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

邮 编 200020

电子信箱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 址 www.shwenyi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苏州文艺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8.375

字 数 156.000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3,21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7-80646-937-0/I·502

定 价 1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66063782

目 录

第一辑:她的大学

校园女生信札 / 6

由仙及凡 14 年 / 20

20 年后同学大聚会,她写道:20 年校园回望路 / 36

附:欲露还藏的爱欲 / 44

第二辑:她的精神起点

致陆 / 54

阅读生命留言 / 63

24 岁生日 / 72

附:陪伴长大 / 77

附:潘晓:“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” / 80

第三辑:她的玫瑰季节

25000 字的爱情长征 / 92

第四辑:她的天使光彩

妈妈的“童话” / 118

- 十七天 / 121
深夜不眠人 / 124
出牙 / 127
不嫌其臭 / 128
平安夜 / 129
莫大的幸福 / 131
捡石子的小男孩 / 133
三大行星相遇记 / 135
三国时代谁最聪明 / 139
附：三峡短信 / 141

第五辑：她的女性观点

- 唯一的玩伴 / 150
女性的尴尬与疲惫 / 153
人生滋味 / 156
碎裂的价值坐标 / 158

第六辑：她游走

- 掉进了五彩缤纷之中 / 164
独游大理 / 167
休闲在天堂 / 176
北戴河情事 / 181
哈尔滨冰点感受 / 189

绥德的汉 / 196

青藏铁路采访日记 / 198

短信赶路 / 213

第七辑：她目击

看不懂 / 221

你居然还在吃饭 / 226

100 种细语和呼喊 / 229

汤圆诀别的人生 / 232

遥望家乡 / 235

上海老北站：沸腾的记忆 / 239

奔向上海 / 243

后记

诸仙说 / 249

四仙：身在红尘，将梦进行到底 / 252

五仙：梦开始的地方——狈狈致狼狼 / 256

六仙：室友惊鸿 / 259

【她的大学】

她的大学,是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,校园内有一条梦幻般的河,河有一个俄罗斯姑娘般的名字——“丽娃河”。河水怀抱着一座绿意葱茏的岛屿——夏雨岛,“夏雨岛”也是校园诗刊的刊名。那是产生诗人的地方,那是诗情迸发的年代,朦胧诗在每个角落里疯长,同学们追星般地背诵顾城、北岛、舒婷的诗。似乎每一个人都写诗,记得还有全年级的赛诗会。有一种普遍说法,一块石头摔下去,砸中的十之八九是个诗人,就像若干年后,砸中的会是经理,又若干年后,是股民。时间流过了20年,关于诗的记忆仍然停泊在大学校园,系在夏雨岛上。

还有荷花池,倒映着学子们晨读的身影。清香飘逸的莲叶边,她捧着书本,边走边看,红衣服,黑裤子,两根长辫子,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青春学子的身影,被录进了学校宣传的纪录片。

文史楼,那座有点古旧的石头建筑,偌大的阶梯教室,一排排上去的椅子,坐满了学生。黑板分上下两层,一块写满了,轻轻一推,滑上去,再写另一块。记得那位讲授古诗词的老师,当念到“江南游子,把吴钩看了,栏杆拍遍”时,激动得猛拍讲台,粉笔灰顿时乱飞。

最时尚的是泡图书馆。早早地占座位。大学四年,可以自我标榜不去听课,但图书馆是必去的,而且去晚了没座位。那是对书狂热的年代,各种文思和哲思在校园里流淌,从莱蒙托夫到雪莱、泰戈尔,还有黑格尔、尼采、萨特、卡夫卡、福克纳,《墙上的斑点》、《第22条军规》、《喧哗与骚动》,黑色

幽默、意识流、存在主义,凡此种种,是大学阅读的高频词。

文史楼,夜自修。到9点半就熄灯了。回宿舍看书,10点半也统一熄灯了。有个女生坐在床上点着蜡烛看书,睡着了,火点燃了蚊帐,引发了一次小小的火灾。

女生宿舍管理较严,男性访客进入必须登记。有中文系的男生大笔一挥,慨然写道: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。真是谈笑皆鸿儒,往来无白丁啊!

丽娃河边还出产作家。因《人啊人》而声震文坛的戴厚英,常被邀回母校开文学创作讲座的赵丽宏、王小鹰,还有成双对出现的,如陈保平、陈丹燕夫妇,李其钢、徐芳夫妇,还有先锋派小说代表作家之一、她的同班同学格非,还有拼尽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作的陆幼青。华东师大作家群,成为当代文艺研究的一个课题。

也许正因为华东师大中文系更重创意创作吧。受此熏染,她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。现在,她要把这一段的文字感触和成长痕迹留下来,积淀出一个《上海女生》。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陈鸣华,她的同班同学,据他们回忆,当时还分在一个小组的,给她的这个选题以实际的支持和专业的建议。电话中,陈鸣华笑道:“你在书中可把我写得好一点啊!”她应道:“我正想把你丑化一下呢。”陈回击道:“那好啊,我再写一本书也丑化你一下。”

这就是同学间的对话,当时同班同小组一起开会学习活动倒没啥感觉。毕业20年后再相遇,才知道在同一个教室坐过,就有一种亲昵而随和的关系建立了,就如连绵山峰般

地站立在一起了。

她的大学，人生中重要的一站。

她的大学同学，很多都已成为出版界、新闻界、高校的骨干，如出版社总编辑陈鸣华，作家、教授格非，青年评论家、博导杨扬。但她没写他们，她写她的大学，更注重写女性，写人生，写命运。微观上严禁对号入座，但宏观上是写实的。



校园女生信札
(1983~1984年
致友人的书信摘录)



1983.7.8

前天,系办公室老师拿着成绩单来到我们宿舍,通知英语补考。我们年级英语分4个班,A1、A2和B1、B2。B班80%都是60分,或许是老师拉上去的,几个六七十分,其他人都开了红灯。我们A班只有两个80分以上,还有两个不及格,其他人都游移在六七十分之间,60分也不乏其人。我没看到自己的分数,大概也在六七十分之列吧,高考都没这么差。

我注重学习,但动机和目的与你是不一样的,我并不因为我是学生就要学习,我学习是为要在社会上做一个强者。一个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,专业课学习只是诸多能力中一个很小很小的方面。书本给我们讲了好多好多美丽的故事,使我们相信生

活是美好的。可社会却不加掩饰,不事选择,良莠并茂。如果说以的话,谁不想躲在书本这种“象牙之塔”里呢?但我们总得走向社会,这是不可避免的。因此,我们就得有准备地、从容地走向社会,做一个强者。我生日时,一位同学送给我一只不倒翁,“沉浮于世,永远不倒”。我很欣赏,可我更想说:“扬弃世俗的迷雾,永葆心中的太阳”。

“举世皆浊,而我独清。”屈原咏叹道。他自杀了,他是一个伟人,伟人自杀是可歌可泣的。我们?我们因为什么去自杀?谁会在端午节吃粽子?我们的自杀只能证明我们的胆小怯懦,软弱!

已经不是响当当地拍着自己胸膛的时代了,已经不是绿林好汉、江湖义气的时代了,能力也需要现代化。我们的学习就是为了胜利,不被这种社会击倒、打败。因此,多方面地学习,博采众长。

做一个强者又是为了什么呢?……

我不敢想了。古人谓之:人生难得是糊涂。大概不是凭空而生此言吧。

放假了,我想在学校里看几天书,可惜阅览室不开,在修。我十一或十二日回家,暂时不会出去,想闭门看书,两个月,太长又太短。中文系,既然我选择了这个专业,它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,我不会一辈子只满足当一个中学语文教师。绝对不会,再怎么崇尚“糊涂”也不会。矛盾,古往今来的尤物。

1983.7.31

这几天可真有点百无聊赖了，书看不懂，也看不进。我们去金山前要深读马恩的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》、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第一卷、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这三部哲学著作，还得写一篇演讲稿。可我，实在看不懂，找不出前一句话和后一句话的因果关系，也写不出什么心得。

我们辅导员让《萌芽》编辑部小说组的王小鹰（原我校中文系七七级的）来给我们几个辅导。她留了通讯地址，让我们写好就去给她。可是，我现在却什么也写不出。我也不知怎么竟进了学校散文社的筹备会。创刊号要交一篇散文，筹备会同仁每人一篇是最起码的，可是我写不出。夏雨诗社催逼得没有这样紧，姑且不谈。我们班墙报下学期一开学就要出第二期，并由我主办，稿件肯定不齐，可我自己至今还没写出什么。我八月九日到金山去，对于我来说，暑假仅几天了，可我什么事也没干出，也不可能干出来了。每日里烧饭做菜，即使空闲着，书也看不进，文也作不出。害怕着今天的消逝、明天的到来以及巨大的空虚和无聊。其实，我一向以为自己是充实的。现在，却……失重了。

进了大学，也许是我变了，大家（高一级的）都说我天真单纯，起初我付之一笑。在中学的文科班里，我是一个危险人物，和天真单纯完全绝缘。可现在，我也怀疑起自己了，以前我是否太自信了，并为了维持这个自信，不敢正视自己。当然，我也始终这样认为，真正的深沉在于内心的深度，而不在外表的沉默或

寡言。然而……也许我真迷失了。

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序言上说：“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，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。他们按照关于神，关于模范人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。他们头脑的产物统治着他们。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。”好像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我不懂这有什么不好，人应该给自己立下为人的准则、是非观念，但也不必像唐·吉珂德一样不顾客观实际地去模仿书中的人。人应当使自己不同于别人，应有自己的行为准则，并在实际中不断修正。何必要“把他们从幻想、观念、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”呢？我不能同意，这也大概就是我唯一看懂这三本哲著的地方吧。

1983.9.9

新生又入校了，我们三年级。两年后，就要被八五级挤走，学校是他们的了，想来伤感，也不得已。我们不也把七六、七七级挤走了吗？我真不想毕业。

本学期功课很重，我又选了一门日语，还要学着画假名呢。

暑假班上的一个同学去了一次北京，回来作了报告，讲北方学府的大学生比南方的更关心社会，他们一心想当将来的总理、部长，而南方人长于专业学术，尤其理科。

我觉得一个大学生应该关心社会，关心政治，也不该放弃学业，应该利用自己的学识为社会作贡献。

我认识几个日本留学生，他们常到我们寝室来玩，对我们国

家提出批评,有些问题很尖锐,使我们难以回答,只能回避,回避再回避。

1983.9.14

上次一个同学给我送来 10 张意大利绘画展览的门票,我正好不在,全给隔壁同学瓜分去了。只给我留了 2 张,恰是星期三下午,我有课,而且是万不能逃的课,只得忍痛割爱,把票送给别人了。票很不好买,上星期六我们寝室一个同学中午吃了饭就往美术馆赶,去买票,队伍从售票口那儿伸了出去。她循着队伍走,走了好久都没看到队尾,后来碰到了一个熟人,那人蛮有本事,一个人买了好几张票(照理说一人只能买 2 张)。她才进去了,里面人很挤,即使进去也看不清,我也不敢存什么奢望了。

远的不想,就想近的。我们还是被沉重的功课压着,无暇抬头远望。我们本学期也开了 8 门课,我选修了日语,从头学起,很难、很累。练习、考试、上课相逼着,几乎没什么自由时间,一篇散文写到一半也会给突兀的练习、考试打断。几天后再拿起,已忘原来的构思了。

真头疼。

1983.10.5

你大概想考研究生吧,据说 1985 年招收名额大大增加了,但谁知道呢? 风云变幻的年月,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。1985,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尾,也许是一个时代的起始,神秘莫测,很难

断言,我们只能服从于命运的裁决。不管怎样,我觉得你很有希望,很有可能是个研究生。只是“苟富贵,无相忘”。

我们又开始忙起来了,原先的自由时间很多的,你们要不要写学年论文?我们在毕业之前要写2篇论文,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。我不想考研究生,所以初步拟定这两篇论文选择不同的方向,这样涉及面就广一点,当然花费的精力也要大许多,而且不一定很深,很彻底。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很值得玩味。当代文学与政治牵连太多,笔到之处,羈索横生,不能畅快。

中秋之晚我们去看了莫里哀的喜剧《伪君子》。回校已近晚上11点,校园里人很多,在草地上坐了一会儿,又各处巡视了一番,12点多回到寝室,和她们打牌,直到凌晨3点。第二天精神亢奋异常。国庆节回校那晚,外滩彩灯齐放,我也挤在这热闹里。

1983.10.18

我还没听到丝毫关于期中考试的消息,被你一提醒,倒忽然惊醒了。

我暂时还不想考研究生,你当然考喽。据说八五年会扩大招生,办研究生班,毕业以后不一定能有硕士学位,需要再怎样怎样的。反正八五年很可能会是大改之年。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新变化呢?我们三年级结束时要写篇学年论文,5000字以内,大概你们也要写吧。全市统一的,所以现在也很忙。晚上我们寝室通常是十一二点睡觉的,这源于惯性,大家都习惯了,理所